

洪鈴子

向知識青年介紹佛教

许多知识份子，尤其是青年，当有人问他需要不需要宗教信仰时，总是摇摇头说：「当我自己觉得还有自信的时候，我是不需要宗教信仰的。」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还未认清宗教有自力与他力的不同。他们所指的宗教只是他力的宗教，因此一谈起宗教信仰，脑子里就浮起了一个全知全能的神，以为宗教信仰只是在痛苦时对这位神求得精神上的安慰罢了，现在我要告诉诸位，佛教并非一种简单的宗教信仰，佛教否认有神在冥冥中主宰着人类——在冥冥中降福或惩罚人类。佛教主张「一切唯心造」，它认为宇宙间一切伟大的事业要由人类自己来创造，要完成崇高的人格，不能单凭信仰，自己所造的罪恶也要自己去赎回。佛陀告诉我们：「我们的事由我们自己自己来决定。」所以天堂地狱都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，天堂是在我们善良的心里，地狱却是在我们罪恶的心里，谁有善良的心，谁便上天堂，谁有罪恶的心，谁便得入地狱，决不会因为你不是佛教徒而得入地狱。佛教的真正精神是以「人」为本位，而不是以神为基础。佛陀本身也是一位有父亲，有母亲的人，并不是由天降下来或地涌上来的神。他也和我们一样的有生老病死，以及他个人的奋斗史。面对着当时印度纷乱的政局，繁杂的思想，以及紧严的社会阶级划分，看到被压迫的人民所受的痛苦

，佛陀产生了悲天悯人的慈悲心，开始怀疑神权的存在。为了破除迷信，为了打破阶级的堡垒，为了打破专制的暴政，以建立自由，平等，博爱的世界，他毅然抛弃了人人所羡慕的荣华富贵的王族生活，走入山林，经过六年的苦行，终于在菩提树下彻悟了宇宙真理，觅得了拯救人类的方法，于是创立了慈悲平等的佛教，说教四十五年，拯救贫，瞋，痴苦海中的芸芸众生。如果为了过于尊重他而把他神化，这就太对不起他了。

佛教的基本思想，第一步是要剖析人生的痛苦真相，从而澈悟人生。人类所造作的种种事业，大都建筑在追寻欢乐的欲望上，例如报纸和杂志的广告哪，戏院银幕上哪，收音机哪，以及电视里，都告诉你去买你所追求的事物，怂恿你的欲望作更活跃的追求，但他们不会告诉你，生命不能永远快乐，或是顾到你的经济状况，考虑你的生活问题，提醒你快乐的尽头还有苦因潜伏着。他们更不会告诉你，形体上的美是短暂的，是一时的，日子一久，青春消逝，鸡皮鹤发，老态龙钟，年轻时的争妍斗艳，最后仍然是白骨埋在荒郊。人的生命是无常的，美貌也是虚假的，唯有品德内在的清静，才是生命上永恒的美，才是不灭的长久的。

或许有人会问，佛教认为人的生命是无常的，人生是苦的，这岂不是悲观吗？

佛教以苦为人生的本质，这是因为佛教认为人生是在互相矛盾的一个

集团中生活，一方面随着自然的规律而生存，另一面又要以自己的意志来反抗自然所贯澈的自由，这样，人类一方面要受自然的束缚，一方面又要求自己的解放，建立自由的世界，生活在这两种矛盾中，你说不苦吗？佛教虽然强调这个世界的多苦，却积极地想办法去克服这个苦，把秽恶的环境当成开荒者的资料，以镇静而有系统的理智，悲天悯人的佛慧来耕耘，务使人生周围成为清净乐土，这是悲观的吗？

有人或许会说，佛教主张往生西方，只是憧憬未来的死后希望，是消极的，厌世的。这也是错误的见解。佛法的往生，虽然是未来的死后事，但往生的资粮，却在现在的修功德与做好人。在现世之中，又要为往生多做善因，又要为前生弥补其孽累之果，因此在这短短几十年间的现实生活中，便要一息不懈地完成做人的任务，完成服务社会，利益人群的任务。所以在现生的世界中，我们要负担过去，现在，未来三世的责任。佛经说：「我们要做功德，便要在现生的世界中努力，不要放过一分一秒的时光。」这种对人生的态度，使我们充实自己的德业，努力于行好事，做好人，使我们增加了在人生途程上积极做人的勇气，使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有作为的。这种不留恋於个人享受的佛教人生观，是否是消极的？

有人或许会说，佛门中的一些老太婆整天对佛象顶礼，烧香，烧金银纸，供奉鲜花，三牲五牲，燃灯烛，念经，求佛求神给他们发财，这不是

迷信吗？

对佛象顶礼，是表示身心尊敬佛陀人格的伟大，精神不死，就好象我们对祖先敬礼，对国旗，对长官敬礼，学生对师长敬礼一样，你能说这些是迷信吗？为什么对佛象顶礼就是迷信呢？烧香表示庄严与清静，古代中国的文人常在书桌前焚香，泰戈尔在做功课前也要焚香和静祷，使精神集中，这都不算是迷信，那么佛教的烧香当然也不是迷信了。供奉鲜花是以礼物表示内心的尊敬，如丧喜事亲友间的互相送礼，且现代每当伟人光临时，人们不但到机场迎接，还奉献鲜花致敬哩！这既不算迷信，为什么对佛供奉鲜花就是迷信呢？灯烛象征光明，就好象鸽子象征和平一样，我们放出鸽子不算迷信，为什么燃灯点烛就算迷信呢？念经可以使精神集中，心情平静，一个人精神散乱或受了刺激而痛苦时，念佛诵经，精神有了寄托，也可以得到平静，安慰，解除痛苦，正如音乐家感到痛苦时，只要弹弹钢琴，拉拉小提琴，唱唱歌，这样就能消散苦闷，而得到安慰。彼此都有功用，何况念经更为了明白佛理，除邪念，正心术，开智慧，是佛教徒的一种修持，怎能看作迷信？至於烧金银纸，这是中国的民间风俗，与佛教毫无关系。据说，从前有个贪心的财主，怕死后没有钱用，所以临死时，异想天开派人去买了一大堆的纸，在上面印了金钱模型，同时吩咐儿女，在他死后，把纸钱烧去，以便给他在阴间享用。於是烧金银纸的风俗

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。真正了解佛理的佛教徒是不烧金银纸的。佛教既然戒杀生，那里还会要佛教徒杀生供佛呢？可见供三牲五牲的风俗，也是由一些贪吃的人发明的。求佛保佑发财，更是笑话，佛教注重因果报应，种何因，得何果，「解铃还须击铃人」，佛陀的法力也不能阻止它的发生，佛那能保佑我们发财呢？所以「求佛保佑发财」之说，也是后人创造出来的愚知行为。

佛法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」的因果定律，虽然是自然的因素，而实际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，并不是命运注定。经中说：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」，可知人类与佛是同源的，人人都具有成佛的智慧，人人都能自种善因，如同田土一样，是随时可以种瓜种豆的。如果我们不去种瓜种豆，这田土便会长满野草。我们如迷信因果定律为注定的命运，即将一切放弃，一切委之因果，认为不能以人力挽回，而随波逐流，听因果去支配，这不只是大错，而且有堕落之危险，所以我们必须掌握因果。譬如我们的手指，本具有执笔写字的性能，你如果练习一分，便可将字写好一分，如果练习百分，便可成为书法家，你如果不去练习，自然写不了好字，「无天生弥勒，自然释迦」，所以三世因果的进程操之在我，只要能依佛慧，多种善因，即使应有最坏的果，也可以补救成善果。佛经上有两句格言：「众生畏果，菩萨畏因」，能够自己掌握种因，便是智慧，便是菩萨了。

佛教绝对尊重人格，反对神权，虽然佛陀的教义深奥非常，但他从不强迫其门徒去接受它，他鼓励我们怀疑，他说：「不要以为这是一部有权威的圣经，或他是一位有权威的学者，或他是你的老师……而相信他。」又说：「不知佛而强谓信佛，其罪比谤佛还大。」因为「有信无智长愚痴」，毁谤佛教的人，就是对佛教有怀疑，由怀疑而了解而信仰佛教，他们的信就是正信。如果还未弄清楚佛教是怎么一回事，就成为佛教徒，不了解佛理，又爱装懂，这样他就永远不能知道佛为何物，这就是迷信了。所以佛陀对于那些不信仰自己，怀疑自己，甚至反对自己的人，並不用威逼利诱的手段来吓吓他们，争取他们，更不会用权力去惩罚他们，用暴力去压迫他们，仍然是那么慈爱，那么安祥，那么喜悦地以爱的力量来感化他们，以德的行为来摄化他们，以真理的慧光来正化他们，引导他们走上正途。

慈悲平等是佛教的宗旨，「与乐曰慈，拔苦曰悲」，这不但是对人类，而且是对一切有情而言。佛教主张一切由「缘」而「起」，「缘」是因缘会合，「起」是呈现的意思。比方说，一棵树是由一粒种子（这是因），加上日光，空气和水份（这是缘，这「众缘和合」这是条件），才能成长起来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齐一的组织下，每个人的快乐和幸福是必须借助于整个人类（甚至一切有情动物）的健全的，所以佛教力倡「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」，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」。佛说：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」，

「众生有病，是故我病，众生病愈，我病亦愈」。没有种族的歧见，没有阶级的观念，甚至没有人与生物界别（这也是佛教戒杀生的原因），泯除爱憎的分野，坦荡荡的一视同仁，视天地万物为一体，从一体中流出大悲的清泉来灌溉着枯燥苦恼的人生，来滋润众生迷闷的心田。

佛说：「一切众生，莫不有心，凡有心者，皆可成佛」。「心、佛、众生、无差别，平平等等，无有高下」。「四河入海，同一咸味，四姓出家，同一释氏」。可见人人都可成佛，与民选议员一样，人人都有被选权，只要你肯为人民做事，你就有中选的希望。在二千年前，佛陀就崇尚法治，在自己的僧团中定了「依法不依人」的规则，注重选择真理，推行真理，这种守法崇实的风格充份地发挥了民主的精神。

在这扰攘不安的世界里，道德一天天地下降，猜忌与征服欲占据了人类的脑海中，科学的进步已大大地威胁到人类的和平，如果要图谋「挽狂澜于既倒，化浩劫于无形」，求得世界永久和平康乐，就必须发扬佛教，唯有佛教的「无我」才能纠正既成的罪恶，异人入清静之境而达至世界和平。所以孙中山先生说：「佛教乃救世之仁，佛学为哲学之母，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的伟大自然力。人民不可无宗教思想。研究佛学，可补科学之偏」。印度的总理尼赫鲁先生说：「佛教中的非善不言，非善不为，非善不思的教训，可以保证世界和平与正义」。难怪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先

生说：「各种宗教中，我所赞成的是佛教」。

总之，佛教的教义是建筑在哲学的思想，科学的方法，智慧的头脑，和精密的分析的基石上。佛教的真理是从佛陀觉悟的心地流露出来的，所以无论对于宇宙的阐明，对于人生的探讨，都是那么精细入微，毫不苟且，更不含糊，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：「佛法是建设在极严密，极忠实的认识论上，用极巧妙的分析法剖宇宙人生成立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，更进而评判其价值，因以求得最大自由解放而达至人生最高的目的……」。



贈閱品
Complimentary Copy

柯華印務出版公司承印
PRINTED BY KOWAH PRINTING & PUBLISHING CO.,
BLK. 1057 EUNOS AVE 3, #03-95,
SINGAPORE 1440.
TEL: 7480411